

烛窗心影

找盏明灯 点亮自己

——读蔡崇达《皮囊》有感

陈科杰



《皮囊》一书的开篇即《皮囊》，这篇同名文章可以说是全书的精华篇，写一个狠心肠的阿太，也就是作者的外曾

祖母。当她失去女儿时却不哭泣，问她为什么，她说因为“舍得”，在女儿祭坛上，看见一只从菜刀下逃生洒着血到处乱跳的鸡，她一把抓住狠狠地摔死在地上，说“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”。这样的文字，无端使人惊心。

阿太每次切菜都很用力，有回生生切断一根手指，家人乱成一团，她却像没事人一样。当问当年是否把舅公扔到海里学游泳不顾其死活，她冷冷地说“肉体是拿来用的，不是拿来伺候的”。这样的文字无端使人惊心，这样的阿太，让人敬佩又陡生怜悯。在那副看似强悍的皮囊之下，她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挥别先她而去的女儿；也曾摔伤腿之后，靠一把椅子一步步挪到门口，只为等待家中娃娃放学回来的身影。临了老太给黑狗达的留下一句话：“死不就

是脚一蹬的事情，要是想念我，我会去看你，我没有了皮囊这个包袱，来去多方便。”我想阿太这独特的生活哲学，豁达的人生观应该是蔡崇达成长路上的第一份人生礼物吧。也许正是受她的影响，作者才把这本书取名为《皮囊》，来纪念阿太命运里被坚实皮囊所遮蔽的巨大忧伤。

“夫哀莫大于心死，而人死亦次之”。16岁时作者因父亲中风就进出重症病房，不敢和医院里的同龄人交朋友，因为怕看到对方那一双被眼泪洗干净了的眼睛，太痛彻太悲戚；唯一的朋友漳州阿伯，常把往事开玩笑，给大家常带来欢乐，突然的离世让他强忍了悲伤；小心翼翼陪伴的家属，一离开就像逃离一样，恨不得把全部记忆抹去，走出去就不再回来，让他学会了保护自我，不再交心；父亲的瘫痪和离世，一度质疑母亲的求



神之举，而在找巫时的号哭出声，“引亡灵”的号啕大哭，“求神问卜”后看到母亲释然解脱，泉眼一样汪汪的泪水，让“我再一次相信了神明！”

最打动人心的是，割舍不了的亲情，虽平凡微小，却包裹着真挚与真情。作者在书中回忆他的父亲，自中风瘫痪后，从顶天立地变成了胖乎乎的“孩童”，家的温暖虽未消失，但正如作者写到“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在配合演一出戏码，没有剧本，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，传达对未来的信心”。但生活就如同苛刻的导演，用一个个现实来打击他们，因为这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痛。

病人为表现果敢，意外地阳光，代价是燃烧自己不多的生命力。此时的父亲仿佛一个随时等待被拉到刑场的战俘，交由命运来左右。他卸下了父亲的威严，耍赖发脾气，像小

孩一样撒娇，还绝望地整天跟家人嘀咕要“抓紧死”，而在一个冬天突然晕倒，好不容易醒来，第一句话“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”。真正死了之后，他又跑到儿子的梦中，责怪儿子只给他烧小汽车，不烧摩托车，“小汽车我不会开”；跑到老伴的梦中，说他“想骑摩托车去海边逛逛”，要赶快给他。虽有几分幽默，但更像一枚冰凉的钉子，直接楔进了我的心里，泪水夺眶而出，这是笑中带泪的酸与涩啊！

无论这皮囊多坚实，终究有腐败的时候，皮囊再怎么伪装，也无法伪装里面一颗脆弱无助的心。心醒着的时候要学会把皮囊从内部照亮，我们穷尽一生在做的就是“keep the soul and body together”。这是我读了后最大的收获。

（《皮囊》，蔡崇达著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12月出版）

把自己活成 一滴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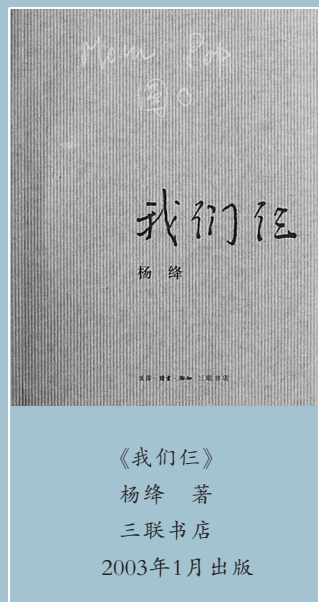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《我们仨》有感

吕鸿雁



屑”。写出了她的淡然，老子说：“水利万物而不争”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定的胸襟，哪来水一般的情怀呢？

她曾经说过，自己是“一滴水”，永远吹不出肥皂泡，不需要五彩斑斓的光环。她淡泊名利谢绝一切采访，独自生活在那间没有装修的寓所里。她把自己剩余的光阴，用来整理钱钟书留下的7万余页的书稿，整日笔耕不辍。她把稿费全部捐给清华大学当奖学金，这些高达千万的捐赠能让多少贫寒的子弟顺利地完成学业。她的爱如那滴水，通透清澈；如那滴水，滋润心田。如今，这滴水，悄然无声地滴落，投入了大海怀抱！



上善若水的女子我想到了杨绛。她把才情与贤惠集于一身。她刚柔并济被人们尊称为“先生”。

我手里珍藏着一本，她92岁时，写下的书《我们仨》。宁静如水的杨绛，向我们讲述了她六十年来的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。书里的文字温润感人，朴实无华充满智慧，使人深受启发，获益匪浅。

在婚姻里她爱钱钟书，胜过爱自己。钱钟书在写《围城》时，她全力支持，为了让丈夫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创作，她鼓励他少上一些课。她为了节省开支辞退了女佣，一切的家务自己干，就连换灯泡都不

用丈夫插手。钱钟书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，仅用两年的时间，就完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说《围城》。在婚姻里，她用如水的温柔，包容着、理解着伴侣，给了他全部的爱。所以，钱钟书称赞她是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。这样温润的女子，如此用心地守护着“家”，谁能不为之动容呢？

后来，杨绛经历了“文革”。她被迫与相爱的丈夫分离，还被“发配”打扫厕所，面对这一切她都欣然接受，一个人默默地把厕所擦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她搬个小板凳在里面看书。她从一个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，沦为受人歧视的清洁工。她没有觉得羞耻和失落，反而觉得有

个“隐身”的地方，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挺好。我佩服杨绛在困境里的处之泰然，令人敬畏。那是一种经历了人生起伏和风浪过后的淡定，如水一样充满坚毅的力量！

在失去爱女和丈夫以后，她把自己的寓所称为人生的“客栈”，欢乐与悲伤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。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虹易散琉璃脆。”读了她这句诗，心中顿时会有很多感慨。她把文字写得这样凄婉而不叫人落泪，温暖中包含着力量。她的文笔如水一样，心有猛虎，却也细嗅蔷薇。

书里有杨绛翻译的一句诗，让我久久不能忘却“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

史铁生散文有多种结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《我与地坛》（史铁生灵魂代表作）》称得上是最富史铁生气息的一个作品集，共收录了11篇史铁生散文代表作，以《我与地坛》始，又以《想念地坛》终，可谓意味深长。

多年以后，我重读此书，不禁纳闷：地坛如此安静，如此冷落，如此沉默，它于冥冥中究竟给了“我”怎样的生命启悟呢？想着，想着，先前还确凿分明的地坛景物竟然渐渐模糊起来，仿佛遁入了禅家所谓“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”的境地。在《私人排推荐榜》篇里，史铁生宣称：“由于我的出生，世界开始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被观察，历史以一个前所未有的编排被理解，意义以一次前所未有的情感被询问。”一度荒芜废弃的地坛大概就是如此，在史铁生的持续凝视与冥想中，它已由一座古园主观化为一处心园，或者说，地坛成了史铁生彼时彼地的心魂外壳。

这种物我互融的情状绝类庄周梦蝶，时时透着一个迷人而又玄奥的探询：“我在地坛吗？还是地坛在我？”或许，这只是两者借助无数尘世因缘相互走近、逐渐敞开、彼此成全的过程。一如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开篇次段所描述的：“地坛离我家很近。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。总之，只好认为这是缘分……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：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，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。”可以说，这是一场既无从抗拒又无可质疑的相遇，它从根本上确立了“我”与地坛的异质同构关系。

待地坛里的一切剥蚀、淡褪、坍圮、散落了之后，“想必我是该来了”。很明显，地坛的沧桑与“我”的遭遇是彼此映衬、相互明发的。作者用“忽地”一词来形容双腿残废的事实降临自身的情状，颇有举重若轻的气魄，仿佛“我”的遭遇只是上帝随意而又轻盈的一个点击，透着几许荒唐，沾着几分诡谲，正如史铁生后来悟得的：“无缘无故的受苦，才是人的根本处境。”然而，由“最狂妄的年龄”至“残废了双腿”，真的能凭“忽地”一词轻轻松松地过渡吗？从地坛“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”的用心来看，所谓“忽地”不过是世间足够多因缘集聚待变的一个临界点，此前命运漫长的酝酿过程则隐喻于地坛四百多年的风霜变迁中。透过“剥蚀”、“淡褪”、“坍圮”、“散落”这些鲜明有力的动词，史铁生直观地看到了自身命运细微、持续而又无可扭转的变化过程。于是，“忽地残废了双腿”的际遇就由无缘无故的受苦转变为有因有果的遭灾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史铁生叙述这场灾难的语调，舒缓，深沉，从容，荡净了事发之初绝望的狂躁，氤氲着一派平和、静远的气象。据此品味地坛的沧桑，殊无破落颓败之感，反添返璞归真之意。四百多年的光阴里，地坛剥蚀了“浮夸”的琉璃，淡褪了“炫耀”的朱红，去除了所有不必要的外饰，呈现出朴拙而又凝重的本相。而这也恰似史铁生那被命运锤击之后的生命形态，卸落至“最狂妄的年龄”的甲冑，“一个无措的灵魂，不期而到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”，“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”。这样，有因有果的遭灾就褪去了浓浓的冤屈味，看似难以承受的灾难也不过是生命形态的另一种变化而已。不仅如此，“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，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”，地坛放弃了昔日的荣耀与奢华，也就摆脱了装饰或者被装饰的累赘，赢得了无挂碍的大自在。“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”，史铁生开始明白了地坛的呓语：万物之变无法抗拒，顺应变化方能获取生存的自由。

无言中，史铁生将寻寻觅觅的目光投向了“稳稳地停在半空”的蜂儿、“摇头晃脑捋着触须”的蚂蚁、“忽悠悠一下升空了”的瓢虫。看得出来，虫儿们无意屈从于什么或者不屈于什么，它们只是循着各自的生命冲动展现着归属于己的生命姿态罢了，既不自怨自怜，也不自傲自恋。是蜂儿就做好蜂儿，是蚂蚁就做好蚂蚁，是瓢虫就做好瓢虫。据此推论，双腿完好者就过双腿完好的人生，双腿残废者就过双腿残废的人生，“这一出‘人间戏剧’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，你只能是其中之一，不可以随意调换”，此之谓“命运”。至于谁去充任双腿完好者，谁去担当双腿残废者，“只好听凭偶然，是没有道理好讲的”，“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”。因此，园子的“荒芜”是上帝赐予地坛的一个现实，无法逆转，也不须辩论；而“并不衰败”则是地坛的一种自主选择。地坛既不因上帝无缘无故使其“荒芜”而自暴自弃，也不为时光偷偷摸摸地侵蚀了它的荣华而奋起抗争，它只是沿着“荒芜”的路径，将园子经营得“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”，表现出对命运安排的真切理解与主动顺应。物尚如此，人何不然？凭着独特的智慧与悟性，史铁生终于觅得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。

重温此书，既让人感慨万千，又让人豁然开朗。的确，地坛非常安静，却充满了自给自足的声音；地坛煞是冷落，但能沉淀出真实的自我；地坛一直沉默，却包孕着无限丰富的启悟。史铁生自觉地将自己生命扩展于地坛的每一个角落，消融于地坛的每一处景物，并用残缺的身体，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，“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，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”。

嘘，听地坛一声不响

——重温《我与地坛》

孙文辉

